



(苏)阿·格列科夫著

我的同志

WO DE TONGZHI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我的同志

(苏)佛·列姆库里插图

程金明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介 紹

克雷連科的爸爸在戰爭中犧牲了，他跟着媽媽從城裏來到一個偏僻的鄉村，媽媽是一位模範的女教師，每天早出晚歸，而克雷連科身體很弱，生了病只得一個人孤單地待在家里，於是少先隊便在各方面對他進行幫助。在這種親切的關懷下，克雷連科不僅身體慢慢好起來，思想上也進步多了，並參加了少先隊。

書中通過幾個孩子和成年人的鮮明形象，表現了生活在蘇聯的孩子們的幸福生活。

АЛЕКСАНДР ГРЕКОВ
МОИ ТОВАРИЩИ

譯自蘇聯“少年先鋒隊員雜誌”1958年第12期

我 的 同 志

(蘇)阿·格列科夫著

程 金 明 譯

※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Q〇四號

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號

江蘇省新华書店發行 江蘇新华印刷廠印刷

※

開本 787×1092 1/29 印張 2 11/29 字數 54,000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6,000

我們終於到站了。火車轟隆轟隆地响着，慢慢地停了下來。媽媽急急忙忙地奔向車廂出口。

“赶快！赶快！”媽媽催着我說。“火車在这里只停三分鐘。当心，看着点走，不要掉到月台底下去了。”

“知道！我又不是小孩……”

一位軍官叔叔幫我們把皮箱提到月台上。一路上，我同他下着跳棋，他輸給我好多次，后来，我都有点儿可怜起他來了。他握着我的手，說：

“好吧，再见啦！年輕的鷹。下一次我們再迁着——就再来下几盘吧！”

火車嘎吱嘎吱地响动了。发着亮光的长方形窗子，一个一个地在我們面前移动。軍官叔叔还站在車廂門口，向我們揮着手。他又高又大，肩膀很寬，有着一双机灵而快乐的眼晴，真有点儿象我的爸爸。我爸爸也是个軍官，是边防軍人。我們过去就同他一起住在国境綫附近，那里是白俄罗斯西部。那时候，我才真正是个一点点大的小孩哩，連学校都还没有进。記得爸爸常常把我帶到国界边上去玩，我看见过有条紋的柱子，上面还有国徽，也看见过守卫的哨兵，他們帶着綠色的大沿帽，手里拿着枪，还看见“外国”——那是別人的土地，土地上有牛在吃草，长

着很多树，还有房子，不过都和我們的一样。爸爸告訴我說，在那些土地上还住着資產階級，他們压迫劳动人民，我們拿着枪的哨兵站在这里守卫，就是要防止資產階級竄到我們的国土上来。

有一次，是在夏天，我同媽媽到外祖母家里去作客。外祖母住在梁贊。可是，當我們还在半路上的时候就已經知道：打起仗来了。我对媽媽說：“回到爸爸那里去吧，我們可以帮他打仗的。”可是媽媽却哭起来了，她對我說：“你什么事也不懂。”我們到了外祖母家里，外祖母把我拥抱着，也哭了。

我記得，媽媽老是等着什么信。她經常跑到郵局里去找信，可是每一次总是空着手回来，显得垂头丧气的样子。后来有一封信，是我第一个收到的，因为我在路上遇見了郵遞員。我跑着把信送給媽媽，她用顫抖着的手拆开了那个漂亮的信封，抽出来一张又小又窄的紙条，上面的字是打印的。媽媽讀着这张紙条，讀着、讀着，臉突然变白了，白得象粉筆一样。后来，我还多次看见媽媽同外祖母一起讀这张小紙条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看它，也听见外祖母安慰媽媽說：“没有什么，上帝保佑，他还活着的。你看，在这张‘死亡，伤病和失踪人員表’中，不是沒有他的名字嗎？”

外祖母老是重复着說，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我相信外祖母的話，不大相信那些邻居們說的，他們都摸摸我的头，把我叫做“可怜的孤儿”。我才不是什么孤儿哩！我爸爸还活着。很可能是这张什么人員表搞錯了。

战争終於結束了。媽媽和外祖母两个人天天都要到車站去，等待从前綫开回来的軍車。但是，並沒有找到爸爸。“会回来的，会回来的。”可外祖母一次又一次地說着。

后来，外祖母自己也死了，死的时候还是反复不停地唸着“会回来的”这句话。

外祖母是在战争结束后几个月逝世的。不久之后，媽媽決定要搬到乡下去住。她說，乡下的空气新鮮，自然环境也很优美，我只要呼吸到这种新鮮空气，咳嗽就会立即停止的。好吧，要到乡下去就到乡下去吧！可是，我还是請求媽媽，把我們的新地址留給邻居，以后爸爸回来了好去找我們。

就这样，我們決定到茲維列沃村^①去。

火車开过去了，可是我們还站在因为天雨而变得很湿滑的月台上。我向四面张望张望，因为这是茲維列沃車站，我想看一看是不是会突然地从黑暗里鑽出来一只熊或者一只狼，看牠会不会象童話里所写的那样——冷漠地对人說：“我要把你吃掉……”

可是，等着等着，並沒有等到什么野兽，却走来了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。他穿着雨衣，肩膀很寬，象一扇門一样，手里还拿着一條鞭子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嘶哑着嗓子說道，“請問那一位是新来的女教师？”

“我，就是我。”媽媽高兴地迎着他說：“您是来接我的嗎？”

“是呀。”这个穿着雨衣的男人含糊不清地回答說。

“好啦，这就好啦，我还正在想哩，是不是你們沒有接到我的电报。”

“电报？沒有接到。可是有人說要来接，我就来了。这是您的行李嗎？我們走吧！”

他提起了我們的两只皮箱，箱子在他手里好象空的一样，輕松得很，他迈开大步向車站站房走去，靴子踏着水洼里的污泥向两边濺开。我們穿过了一間小小的候車室，那里有不少旅客，有些人快快不乐地坐在长櫈子上，还有几个在打盹。我們嘎、嘎、嘎地走着，下了石阶，随即

^① 按字义來說，“茲維列沃”是野兽成羣。

走进了一片泥濘的洼地。四周已經完全黑了，真是黑得只可以用手摸着走。脚底下的水唧唧作响，还不时地往上溅。只有一刻儿的工夫，我們就落在后面了，跟不上这个穿雨衣的人。

“得嚕——得嚕！波巴魯依……到这里来！站住，你这該死的东西！”

我們只在黑暗里听见他吆喝馬兒的声音。

我們順着这声音走去，象瞎子一样摸索着，最后终于走到了馬車附近，看见了那匹无精打彩的馬——牠已套好了車。我們这位新結識的朋友已經高高地坐在馬車上了，旁边还摆着我們的皮箱。

“坐好了嗎？”馬車夫問道。“好，那现在就可以赶路啦……呶、呶、呶，放开脚步跑呵！”他威吓地对馬吆喝着。

在馬車还没有走动以前，他对馬兒喊叫了好几次，要牠快点跑路。

“怎么，难道离村子还很远嗎？”媽媽問道。

“有三公里呀。”

“我們是直接往学校去嗎？”

“从这里到学校有七公里。要坐火車才好去的。现在把你們送到住宅里去。”

看样子，我們是沿着一条黑暗的河沟行进的。两边都有稀疏的火光在閃爍。潮湿的风鑽进了大衣，刮起了残雪。馬車一时往左，一时往右，拐了許多弯，輪子吱吱地叫着，仿佛是在悲哀地傾訴，叙述自己那段漫长而又枯燥的生活经历。

“嚕——嚕，善飞的小鳥兒！嚕——嚕，外国来的小鳥兒！”馬車夫老是对馬兒喊叫，並且很高兴地每一次都給牠取个新名字。

“您也是在学校里工作嗎？”媽媽向他問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怀疑地反問了一句。“我沒有在学校里，而是自己当家做主，自己做主人。我們是馬車夫。”

“你們有很多人嗎？”我很好奇地問道。

“你这我們指的是誰？指馬車夫，还是特列什尼科夫一家？这里姓特列什尼科夫的有很多人，佔了半个村子，可是做馬車夫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了。本来还有一个堂兄弟同我一起干这行，叫做齐姆費雅，但是他现在已到鉄路上去工作了，而且还成了列車长哩！而我呢，看来要同我的馬儿西弗卡一起度过这輩子了。我很喜爱这个工作！当然囉，工資报酬是愈来愈少了，因为增加了很多汽車。我就不得不去多运死屍……

“哦，是什么样的死屍呀？”媽媽感到很惊愕。

“普普通通的唄，就是那些死了的人，”特列什尼科夫淡淡地說着，“您不要害怕，我已經把馬車洗过了，这上面舖的全是新鮮的干草。我們知道要拉什么人的，知道运活人还是死人……当然，也还有一些教員是要罵我的，因为我常常把他們这里一送那里一送。有人来工作，我把他从車站接回来，象接你們一样，可是过不了一个月，另外一个人又算帳了，又得把他送到車站上去。”

媽媽給我把大衣領子拉起来一点，紧紧地把耳朵围住——她大概是不讓我听见馬車夫的話，可是沒有关系，我偷偷地又把領子翻开了。特列什尼科夫伯伯講的真有意思，我很感兴趣。

“为什么教員都要离开这儿呢？”媽媽問道。

“不知道。大概是他們不喜欢这里的空气吧！我有个儿子叫班卡，也是在学校里学习，听他說：来了一个教員，还没有弄清楚他的名字和父名是怎样叫的，可是他就准备要走啦！今年来的，您已經是第五位教員啦。”

“哎哟！您这是講的什么？他們对我說，这里好得很，自然环境优美，村庄很大，而且是有文化的。您看，我还带来了一个多病的孩子哩，医生建議我把他帶到乡下来住的。”

“唔，既然是医生講的——那就照办吧……医生嘛，他們是懂事的。我这儿长了一个癰子，折磨了我一个多月，真是活受罪——弄得我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我煎了很多草藥去洗它，也貼过各种各样的膏藥，可是它仍旧一股劲地肿起来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去找医生，对他說：請您給我一点內服藥吧！我的老天爷，千万不能开刀，因为太痛啦，摸都摸不得。医生托了托眼鏡，把袖子一卷，說：来吧！看一看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叫一声“哎哟”，他就一刀把我的癰子割掉了。这才真是科学哩！伊万·伊万諾維奇·赫魯斯达列夫真是我們的一个好医生，他已經在我們村子里工作了五十年啦！可是那些教員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却在这里住不下去。难道是我們村子里有什么不好？只是村名不太好听：茲維列沃——野兽。以后您瞧吧，看这里住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……”

“是不是这里真有很多野兽？”我忍不住地問道。

“沒有，亲爱的，我們这里没有什么野兽。”特列什尼科夫回答道。他想了一想又說：“不过在很早以前，这一带都是森林，那时候是有狼的，到了冬天，狼会跑到屋簷底下来。我們小的时候，象你这么大吧，一到黄昏是不敢出門的，因为外面到处是狼，眼睛象电灯泡一样一閃一閃的。由于这个緣故，人們就把我們的村子叫做“茲維列沃”。可是现在把森林都伐尽了，野兽也沒有了。只留下这样一个名字。”

我們談着談着，不知不觉地就駛进了一个大村子。路的两边都是木头房子。大概人們都睡觉了，只有很少的窗子里还有亮光。房子突然地中断，我們又駛进了一个很大的广场。在广场中央有一栋灰色的平房，頂上盖的是洋鉄皮，牆上的窗戶都很大。特列什尼科夫把馬車停在台阶附近，不知为什么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而后說：

“到啦，这就是你們的住宅。”

“房子很好嘛！”媽媽說道。

“好倒是好呀，不过您最好还是住私人的房子。就这样吧，你们自己去安顿好了……”

很可能是这屋子里有什么幽灵鬼怪，而特列什尼科夫伯伯又不肯告诉我们。我忽然记起了我所读过的许多奇闻怪事。不错，我们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定会很有趣！

2

一个戴着黑头巾的睡眼惺忪的妇女打开了门。

“来啦，已经赶来啦。”大概是刚刚睡醒吧，她用柔和的声音说着。“哦，一路辛苦啦！”

她把钥匙弄得叮当叮当地响，搞了很久才把一张硬板板的门打开，这是到走廊里去的。我们踏进走廊，鼻子一嗅，有一股酸味迎面扑来。妇人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冷清清的房间，里面还嗡嗡作响哩。

“小心一点，这里堆着土豆，不要踢着。”她说道。

她划燃一根火柴，小心翼翼地往墙上摸着，最后抓到了两根电线，接起来了。天花板下的小灯泡，马上发出了惨淡的白光。

这就是我们的新住宅。一个很大的空房间，有两个又高又宽的大窗子，象商店里的一样，只是没有窗帘，而是用一些发黄了的旧报纸糊着。窗上的玻璃残缺不全，报纸被风吹得颤颤地响动，仿佛是在欢迎我们。房间里虽然也装着一个俄国式的炉子，有暖炕，有一个象巨人的人头一样的半圆形炉口，可是房子里冷得很，比大街上还冷。而在靠门口的地方却堆着两座山——一座是白菜，一座是土豆。

“哦，这里原来是个仓库！”妈妈说。

“是呀，是成了一个仓库。”妇人轻松地同意了妈妈的话，看来她是这里的女管理员。”不过它是校长科尔金的私人仓库，没有人来往，他就

把自己的东西往这里堆。这才真是一个善于贮藏东西的人，他有五个菜园子。我明天就会把他这些家产搬走的，都搬到杂物房里去，您不要耽心。”

“給我們的房子可能不是這間吧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這間。有什么新教員来了，一定是先把他領到这儿来的。可怜的人們，都在这里住上个把月，或者两个月，后来不是跑路，就要搬到私人的住宅里去住了。我們的校长不喜欢新来的人。”

“把皮箱卸下来呢，还是回头往車站走？”直到这个时候，一直默不作声的特列什尼科夫才問道。

“还往哪里去呀？卸下来吧！”媽媽說道。“明天我們再搞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对，这就对啦，”女管理員附和着說，“早晨总比晚上要聪明一些。我现在就給你們生爐子，去提开水，把草墊子也拿来。”

她同我們說話，好象是跟病人和小孩子說話，要哄着他們把苦藥吃下去一样。

女管理員出去了，而特列什尼科夫却仍然围在皮箱周围躁脚，象是在寻找什么东西。

“哎呀，我忘了！”媽媽忽然想起来說，随即把手伸到小提包里拿錢。“我忘記付給您車費啦！”

特列什尼科夫望了一下給他递过去的錢，用手搔着后脑勺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可是他忽然把身子一轉，走出去了，靴子踏着咯咯地响。

“呸、呸，走吧！”我們听到了他在窗子下面发出宏亮的声音。

“真是個古怪人”媽媽說。“好怪癖……”

女管理員提来了一个大肚子銅壺，装着开水，还捎帶了一小包糖。褥墊也給我們拿来了。我們喝水的时候，她就生爐子，唧唧呱呱地講个

不停。她叫菲克拉·安得烈耶夫娜，可是她叫我們喊她菲克魯莎就行了，这样簡單一点。原来同这栋房子並排的是本地的报纸印刷厂。本地的报纸每星期只出两次。菲克魯莎的丈夫就在印刷厂里工作，是一个排字工人。菲克魯莎也是那边的管理員，兼做女清洁工。

“这样說来，您同学校什么关系也沒有囉？”媽媽問道。“真对不起，我們麻煩您生爐子，又喝您的茶。”

我是头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菲克魯莎真的生起气来了，她說：“这麻煩什么啦，要是我自己不願意的話，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是不干的……要知道，我們是俄罗斯人呀，”她又輕輕地补充說，“我們有这样一种习惯：对客人要热情，有什么就招待什么……你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？”

媽媽还在同菲克魯莎談着，我却倒在床上，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好，很有趣味，想着想着就睡熟了。

3

我大概是睡过头了，睡了很久很久，等我醒来睜开眼睛一看，窗子上已經閃着鮮艳的阳光，媽媽也不在屋子里了。桌子上放着什么东西，用媽媽那件暖和的短外衣罩着，还有一张字条：

“我上学校去了。吃掉这些煮土豆，喝一点茶(都罩在外衣底下)。不要忘记洗脸，水在桶子里。那里也不要去，不要离开房間。媽媽。”

我感到很难过，因为媽媽今天不帶我上学校去，又不能夠坐火車。煮土豆太干了，怎么也吞不下去，哽塞在喉嚨里，但是茶又太热。因此，只吃了两个蜜餞当早餐，吃完以后就奔到院子里来了。

呵！今天的太阳多好。天上是靛青靛青的，又有一鬚一鬚的白云。彷彿现在不是秋天，而是夏天一样，只不过稍微涼爽一点。在房子的門

檻前面，有一口大水塘，塘里的水波輕輕地蕩漾着，映着五光十色。这里真好放小船玩哩！

我們住的这幢房子是在广场的中央，好象一个用紅砖砌成的字母——“T”，而广场的周围，都是木头房子。房子上的窗戶都很大，是长方形的，玻璃虽然暗淡，但却映着彩虹。在这个字母长柄尖端上的是印刷厂，那边的窗戶外面有鉄栏杆，要是抓住鉄栏杆探头一望，就可看到里面有机器和装着鉛字的箱子。在这幢房子的短柄上，除了我們那所住宅外，还有兩間房子，其中一間就是女管理員住的。

女管理員提着一只水桶走下台阶来了，她很友好地对我点着头，問道：“你醒啦，我的老爷子！”唉，我那里会是她的老爷子呢？

而在另一个房間里，住着不知是什么人。但是窗子里有个小姑娘，吊着两条小辮子，象老鼠尾巴一样。这小姑娘不礼貌地望着我，把鼻子压在玻璃上，都挤扁啦！直到我抡起拳头威胁她的时候，她才伸了一下舌头，躲到窗帘后面去了。等着吧，我会要同你算賬的！

就在这一天，我还有一个伟大的发现。我用脚踢一踢印刷厂窗子底下的小石块，就看见地上有些灰色的小棍棒。簡直可以喊“烏拉”哩！原来这是印刷用的真正的鉛字。我拾起一个在手掌上印了一下，于是出现了一个清楚的字母——K。一会儿的工夫，我就找到了十几个鉛印字母。要是这样找下去，那可以在家里开一个小小的印刷厂，可以自己出版报纸。真那样，那我就又做編輯，又做排字工人，又做記者了，而讀者就是媽媽。我很高兴拾到了这些东西，随即跑回家去，在爐子里收集了一些煤烟，想試着印一印字母看看。我拿了一张紙，在鉛字上涂点煤烟，开始印起来了。这並不是一件輕松的工作，煤烟弄得滿紙都是，可是字母却仍然印不出来。我呼嚕呼嚕地喘着气，象火車头一样。額角上冒出汗来了，只随便地用手去揩揩，而专心地做着自己的工作。

后来还是菲克鲁莎逼着我把这个工作放下来的。她悄悄地走进房间里来了，把头伸过我的肩膀看我印字。我回转头，望着她那慈祥而又红润的脸孔。忽然，她惊奇地把脸一伸。

“哎呀呀，我的老兄！”菲克鲁莎说道。“你看你变成个什么样子呵？”

她哈哈地笑着，用手拍打着我，彷彿我不是一个人而是蒼蝇似的。

“啊呀，真笑死人！”她又接着说。“你这是索命鬼来了！你自己看看。象什么样子啦？”

她忍住了笑，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圆镜子，把它伸到我的脸前。我看了一眼，真是怪样子，和果戈里的“圣诞节前夜”中的魔鬼一样：满脸都是汗渍，肮脏的条纹，头髮竖起来，好象是长的角一样。要是我的那个朋友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也会要笑他的，可是现在却没有笑。

“有什么可笑的，”我说着，想用手把煤烟抹掉，“这值得笑吗？您没有看见，煤矿工人从矿井里爬出来的时候还黑得多哩！大概只要把一个手指头给您看看，您就会马上笑得哈哈、哈哈的了。”

菲克鲁莎好不容易停止了笑，扯着一角头巾擦了眼淚，说：

“你真是个淘气鬼，我的老爷爷，还装着一个若无其事的样子哩……矿工！打的好譬喻呵！你晓得么？矿工，那是工人，他们是挖煤，而你呢，只是在这里淘气，只顧着好玩。与其在这里抹煤烟，还不如帮我来收拾房間。等媽媽回来一看，都是整整齐齐，那她才会高兴极了哩。”

我本想不同意她，因为这也是一个重要工作，並不是涂着煤烟玩，而是想出版杂志的，可是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菲克鲁莎就分派我工作了。首先，她牵着我洗干淨，接着就忙起来。我們把蔬菜装在筐里，搬到杂物房里去，拖了地板，擦过桌椅，搞得干干淨淨，最后，还把

木板釘在損壞了的窗子上。

“這就好啦！干得很不錯！”菲克魯莎用刀子刮着地板上的污穢，不停地鼓勵我。“玩煤烟子，那是每一個傻瓜都會做的。”

“菲克魯莎！”我們聽見有一個男人在門外低聲地叫着。“你在那里？”

“他回來了……”菲克魯莎說着，伸了一下腰。由於工作，她的臉上顯得更加紅潤了，額上掛着汗珠。“這是我丈夫，要吃午飯啦……我在这裏呀！進來吧，阿列克謝伊奇！”

阿列克謝伊奇走進來了，是個矮矮胖胖的人，長得很結實，大約有四十多歲了，已經蓄起一綰胡子，有一雙精明的細眼睛。他在門口蹣了一陣腳，用菲克魯莎放在那裏的抹布擦了靴子。

“干得不錯呵！……”他突然地說道。“什麼時候有午飯吃呀，女主人？”

“等一等吧，你又不會馬上要餓死的。”菲克魯莎開玩笑地說。“我們正忙着哩，難道沒看見嗎？”

“老是这样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！”阿列克謝伊奇懊喪地說着，可是臉上絲毫沒有難過的表情，而且眼睛還笑着哩。“我这个女主人好厉害，是吗？”他这是对我說的。“好吧，認識一下，新邻居。我姓彼得罗夫，叫彼得，是阿列克謝耶夫的儿子，所以名字和父名是彼得·阿列克謝依奇。”

“我也是阿列克謝耶維奇！叫薩沙。”

“哦，你看，原來還是親族哩！我們的祖先是住得非常和睦的。這真好極啦，薩沙·阿列克謝依奇！”

於是，他把一只有着很多疙瘩的大手伸給我，我覺得這是一隻鐵手，它很黑，而且象金屬一樣閃着光。

“幫幫忙吧！”菲克魯莎說。“干嘛站在那里不动？”

彼得·阿列克謝伊奇卷起袖子，也参加了我們的工作。三个人真快，不一会儿就把事情做完了。

“真是俗語說的好：‘人多好办事！’”阿列克謝伊奇說道，仔細打量着我們这个焕然一新的住宅。他坐到椅子上，开始用一个短短的黑烟斗抽烟。“只是——”他搖了两下头，又說，“到冬天还会要冷的：窗戶破烂不堪，門上一条这么大的裂縫，簡直可以鑽进狗来。这就叫做关心教員……”他停頓了一下，又低低地补充說，“真不知道这个科尔金是怎么想的？”

菲克魯莎和阿列克謝伊奇走了以后，我就开始吃飯，这一次食欲很好，把早上剩下來的土豆都吃光了。吃完了飯，就拿起媽媽的衣掛做宝剑，練習击剑，和假想的一个敌人打了一仗。跳跳蹦蹦，实在是累了，于是就倒在床上休息，望着天花板，数着一条条的裂縫。我发现天花板上繪着飞禽走兽，也有人象，但因为潮湿，花紋都变成黄色了。我这样看着，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。

我开始做起梦来，梦见自己坐在一个平靜的大湖边上釣魚。水上没有一点波紋，显得清澄澄的，象光滑的鏡子一样。看得很清楚，一羣一羣的魚儿在水里游着，摆着細小的尾巴，但是沒有一条魚近来吃我的餌子。我想要发脾气了，忽然看见一个长着人头的大魚游了过来。我仔細一瞧，原来这就是躲在窗子里看我的那个小姑娘。她的辮子，正象是两条老鼠尾巴。她游得就要冒出水面來了，所以鼻子也是压得扁扁的。“我是龙王的公主！”她說道，对我伸了一下舌头。于是我又感到，这完全不是什么湖，而是大海。汹涌澎湃的巨浪正向岸边扑来，忽然，从巨浪里鑽出来許多穿着油布雨衣的斯切潘·特列什尼科夫，儼然是三十个大力士，他們揮着鞭子，說：“我們是馬車夫！”我奔跑着，可

是巨浪也跟在我后面追赶，还象狗一样地狂叫，最后终于把我淹没了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我不但不感觉到冷，反而感到非常暖和、舒服。

我醒了，看见妈妈正俯视着我，她的脸孔是那么和蔼可亲，脸上的每一条小皱纹我都很熟悉，她的上唇还有一颗小小的圆痣呢。妈妈用她的毛大衣给我盖着，怪不得这样暖和舒适。

我靠近了她的手。

“睡吧，睡吧！”妈妈说。“睡吧，我的忙人。”

整个房子都在颤动，不知道从那儿传来了一种轰轰的嘈杂声。

“这是什么叫？海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什么海呀，傻孩子！这是印刷厂里在印报纸。”

“我们干得好吗？这是我同菲克鲁莎收拾的。阿列克谢伊奇也帮了我们的忙。”

“好，很好。睡觉吧，亲爱的！”

我又睡着了，一直到天亮也没有做梦。

4

我转学到四年级的乙班，应该去上课了。

还在头一天晚上我就把教科书和练习本都准备好了，一起放进书包里。我这个书包是战士用破了一个背囊。据说，背囊在战斗中还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里。

我们急急忙忙地奔到车站上去，因为怕误了工人列车。大家都喜欢把这趟列车叫做“小玩艺儿。”

真象一只小小的布谷鸟——火车头还在很远就叫着：

“呜——呜——呜！呜——呜——呜！”

这个车头总共只拖四个车箱。妈妈向前面一个车箱走去，那是公